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3

苍狼逐鹿

——蒙宋百年战争史(1179—1279)

赵 恺 郭 强 | 著



团结出版社
UNITED PRESS

一口气读完中国历史

苍狼逐鹿

——蒙宋百年战争史(1179—1279)

赵 恺 郭 强 | 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苍狼逐鹿 : 蒙宋百年战争史 : 1179-1279 / 赵恺,
郭强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26-4422-9

I. ①苍… II. ①赵… ②郭… III. ①战争史—中国
—1179-1279 IV. ①E2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424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38 千字

印 数: 4045

版 次: 2016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4422-9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前言

蒙元灭亡南宋的历史，其实很多国人都早已耳熟能详。但无论是“大哉乾元”的感叹，还是“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悲悯，感性的认知并不能真正诠释那段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本书将首次运用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以空前的“长广角”的视野为读者还原那段百年历史。系统的展示当时东亚大陆各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态，以及其兴亡背后的真正推手。

公元1179年，蒙古乞颜部少年铁木真与弘吉剌部女孩孛儿帖正式成婚。这场看似“郎才女貌”的婚姻却似乎注定多灾多难。9年前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在提亲的归途，被毒死在世仇塔塔尔的宴会之上，而就在铁木真婚后不久，蔑儿乞部又大举杀到，抢走了他的新婚妻子。这一系列看似巧合、孤立的事件背后是否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雄踞草原的“五大兀鲁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和利益纠葛？而在当时更没有人能够料想得到这样一起司空见惯的抢亲和仇杀，在浩瀚如海的蒙古草原上投下的小小涟漪，最终将引发一场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风暴。

与此同时，在阴山以南的金中都燕京，金世宗完颜雍正竭力整顿自己堂兄留下的“烂摊子”。对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位自诩要尊行“尧舜之道”的君皇又将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革新？而这些政策又将对未来的蒙、金力量对比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而在和风细雨的临安城内，52岁的宋孝宗赵昚也正在稳步的推进着他的“乾淳之治”，而在这个南宋最为富足的时代，又有哪些创新性制度正默默地为经济腾飞“保驾护航”？

公元1189年，南北相持的金、宋两大帝国同时迎来了皇位的传承。而在雄伟的肯特山南麓，已近而立之年的铁木真终于夺回了自己父亲失落的汗位。而等待着三位新科领导人的又是一场场伴随着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年轻的金章宗完颜璟采用怎样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彻底灭亡了威胁金帝国北境的塔塔尔部？宋光宗赵惇是否真的如表面上看来的那般畏妻和不孝？而铁木真与自己三结安达的札木合之间又因何反目成仇？改变蒙古草原力量对比的“十三翼之战”又隐藏着哪些内幕？

公元1199年，铁木真与克烈部首领王罕挥军西进，征讨乃蛮部。这是两大草原强震继与金帝国夹击塔塔尔部之后，再度联袖出击。但为何决裂的种子却在此时开始生根发芽？而就在这个世纪之交，南宋政府的战争机器也在悄然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如何在金帝国的严密监控之下部署完成？又是什么原因让其最终功亏一篑？

公元1209年，统一草原的铁木真开始频繁的向西夏用兵，并在这一年逼迫西夏国主襄宗李安全献女求和。而沦为蒙古附庸之后，国势日渐衰弱的西夏为什么频繁向金帝国用兵？从自己侄子手中接掌皇位的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又为何昏招迭出，以致强盛一时的金帝国在短时间之内便呈现土崩瓦解的态势，不得不迁都河南？又是否有着自己的全盘考量？

公元1219年。铁木真统率15万精兵正式踏上了“第一次蒙古西征”的漫漫长路。而在中原战场之上，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团却没有停止攻城略地的脚步，正是在这一时期各类汉族武装开始以独立政治势力的面貌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草头王”缘何成为主导中原战事走向的决定性力量？而出任淮东制置使的南宋名臣贾涉其招揽中原义军的工作又究竟功过几何？

公元1229年。蒙古帝国亲贵云集草原，召开关于汗位传承的“库里勒台大会”。身为储君的窝阔台如何从自封“监国”的幼弟拖雷手中夺取军政大权成为了首要的议题。这场看似平顺的继位大典背后掩盖着怎样的明争暗斗？已经风雨飘摇的金帝国又是否能把握这次绝地反击的机会？南宋政府内部关于“联金抗蒙”和“联蒙灭金”的争论又折射出怎样的党派之争？

公元1239年。云集了诸多新生代政治势力代表的“第二次蒙古西征”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拔都、贵由、蒙哥这三位“黄金家族”未来的掌

舵者，其品性、思想乃至战术风格又将给这个幅员辽阔的草原帝国带来怎样的变革？而在东亚大陆之上，由于“端平入洛”所引发的蒙宋战争也逐渐进入了首轮白热化阶段。一个空前的战略大迂回计划悄然浮出了水面。

公元1249年。被史书描述成“潜在昏君”的贵由莫名其妙的死于西行的途中。而围绕着再度空悬的汗位，蒙古帝国各派势力再度展开了疯狂的争夺。最终成功登顶的蒙哥身后倒下了多少竞争者？这场血腥大清洗的幕后又是否有其弟忽必烈的助力？而刘秉忠等汉族精英陆续加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又将给未来的蒙宋战争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公元1259年。钓鱼城下蒙古军帐之中，大汗蒙哥带着遗憾永远闭上了双眼。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背后，蒙宋两国的强兵悍将究竟展开了如何惨烈的搏杀？忽必烈和贾似道的“鄂州之盟”是否确有其事？身负千古骂名的贾似道究竟是治国良才还是纨绔子弟？堪称南宋版“休克疗法”的“公田法”又是在怎样的考量之下正式出台的。

公元1269年。守备襄阳的南宋主将吕文德因病去世。而蒙、宋两国围绕襄阳、樊城两座要塞的争夺也由此全面展开。忽必烈究竟为何放弃蒙古帝国执行了数十年的战略大迂回政策，而选择了强行攻坚？南宋政府为了坚守前线的两座要塞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被无限神话的“回回炮”其真正面目又是什么？南宋政府长江一线的迅速崩溃背后是否有着高层内讧的因素？

公元1279年。崖山之战前夕南宋流亡政府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并称为“宋末三杰”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又是否有着各自性格上的短板？长期成为千夫所指的张弘范、留梦炎、叶李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蒙元帝国带给中华民族的究竟是劫难还是财富？本书为您从头梳理。

目 录

序章 海陵野望	1
完颜崛起——女真帝国的建立及对东亚政局带来的冲击	2
战争迷雾——南宋官方年报中的金蒙早期军事冲突	10
五强并立——俺巴孩之死和蒙古草原的新格局	19
 第一章 金莲川上	 27
隆兴北伐——完颜亮死后的宋、金战局	28
尧舜之治——完颜雍和赵昀治下的盛世和阴影	36
草原危途——乞颜部内讧和铁木真童年时代的磨难	44
 第二章 肯达山南	 53
继承者们——金章宗完颜璟和宋光宗赵惇的继位之路	54
成败两难——“十三翼之战”中札木合和铁木真的政治博弈	63
驱狼饲虎——金帝国对蒙古诸部的征讨及对铁木真的助力	69
 第三章 斡难河源	 77
追亡逐北——铁木真对乞颜诸氏的征讨和与克烈部联盟的决裂	78
决战杭爱——乞颜与乃蛮部的最终决战和蒙古部首次大规模扩张	84
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94

第四章 界壕内外	103
窥测中原——铁木真对西夏的侵攻和对金战争准备	104
叩关中都——蒙古帝国第一次对金战争和野狐岭决战背后的故事	111
分崩离析——金帝国的迅速衰亡及保持观望态势的南宋	119
第五章 玉龙赤杰	127
大纛西向——第一次蒙古西征的前期准备和“黄金家族”的分裂	128
裂土封疆——蒙古帝国在中亚的扩张和钦察汗国的草创	138
狼王之死——吞并西夏与铁木真身后的蒙古帝国	147
第六章 黄河彼岸	157
新生时代——窝阔台执政之初对蒙古帝国战略的全盘调整（上）	158
东征高丽——窝阔台执政之初对蒙古帝国战略的全盘调整（下）	166
忠义两失——“忠义军”系统的瓦解和南宋“联蒙灭金”的战略得失	175
第七章 多瑙河畔	185
群狼咆哮——蒙古帝国的“长子西征”幕后的故事	186
端平入洛——南宋政府的战略反击和全线崩溃	195
摄政皇后——窝阔台之死和蒙古帝国的政权动荡	211
第八章 钓鱼城下	219
血沃官闾——贵由的短暂执政和拖雷系的绝地反击	220
国土防线——蒙古政权动荡时期的南宋国防态势	228
上帝折鞭——蒙哥灭宋的宏大战略及其最终的破产	241
第九章 和林临安	251
大宝之争——忽必烈的崛起及其与阿里不哥的内战	252
打算之法——蒙古帝国压力之下的南宋政坛内斗	262
李璿变乱——“忠义军”系统的摇摆和忽必烈对汉族世侯态度的转变	270

第十章 襄樊之间	279
公田买卖——南宋经济的崩溃和贾似道的“土地财政”	280
襄阳之围——蒙宋战略相持和最终决战	290
大厦将倾——南宋灭亡过程中的抵抗和幻灭	301
尾声 镇压和怀柔 元帝国对江南的控制和征服	319

序章 海陵野望

完颜崛起

战争迷雾

五强并立

完颜崛起

——女真帝国的建立及对东亚政局带来的冲击

公元1161年，对于经历了漫长金宋拉锯的中原大地而言还算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头。来之不易的和平虽然短暂，却已令饱受战乱之苦的苍生黎民沉浸期间。即便是十余年前女真骑兵蜂拥南征的景象，此时已宛如隔世。但苟且偷安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很快便将伴随着时任金帝国君主完颜亮驱策的百万大军所碾碎。

如平静的湖泊般散布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诸部，为何能在11世纪初迅速崛起为一股空前强大的力量，至今史学家们似乎仍未能有一个统一答案。但这股力量在释放之际所造成的破坏，却是有目共睹的。公元1114年，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以女真诸部盟主——“都勃极烈”之名，于松花江支流拉林河起兵反辽。此后仅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铁骑便吞噬了幅员广袤的辽帝国，令昔日宗主——契丹人屈膝成为了自己的奴仆。

金帝国的横空出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绝对是足以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件”。但完颜阿骨打的族人们却根本不给瞠目结舌的世人以喘息之机。于公元1125年挥师南下，在短短两个寒暑之间，便将经济、文化独步亚洲的赵宋皇朝驱逐到淮河、秦岭以南。这段历史为后世汉族史学家们称为“靖康之耻”。

面对“人如龙，马如虎，上山如猿，下水如獭”的女真精兵，长期养尊处优的中原士大夫阶层被吓破胆。如张邦昌、刘豫等甘当金帝国的政治傀儡者有之，如黄潜善、汪伯彦等仓皇南逃者有之。即便是力主抗金的吕颐浩、张浚等人，也往往由于短于军略而屡遭败绩。但就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王彦、韩世忠、岳飞、吴玠、吴玠等一大批

年轻的职业军官却逐渐成长为了宋金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拥有近百万军队的辽、宋两国，之所以在相对落后的女真诸部联盟面前表现的不堪一击。除了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外，军事制度上的差异也是引发一系列“化学反应”的诱因之一。首先在动员体制上。女真联盟虽然最初采取的仍是“壮者皆兵……凡步骑之仗糗皆（自）取备焉”的部落形式。但随着完颜阿骨打起兵攻辽，女真军队随即形成了名为“猛安、谋克”的组织体系。虽然从部属的数量来看，“猛安”相当于千夫长，“谋克”相当于百夫长。但随着在反辽战场上不断的攻城略地，女真诸部联盟迅速将这一单纯的军事编制，转化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制度。

按照《金史·兵志》中的说法，完颜阿骨打以公元1114年首次确立“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后世对这一改革给出的最精准的评价，莫如民国戴锡章先生所谓的“一如郡县置吏之法”。通过将昔日部落时代的“猛安、谋克”制度引入占领区，女真联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高速动员系统。在“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的情况下，金帝国的战争机器以几何倍增的速度迅速膨胀。

特别是在占据富庶的辽西及河北、山西之后，金帝国更以几近竭泽而渔的形式签发当地汉族壮丁从军。对于敌方“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的强行动员模式，赵宋王朝毫无办法，只能指望这种“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或尽取无遗”的制度能激发当地汉族百姓群起抗暴。但女真大军推进的过程中展开了疯狂的劫掠：“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河北、山西等地的汉族百姓自发的抵抗在血腥的镇压下被一一扑灭，面对生存的压力，无数汉族壮丁只能选择为虎作伥，成为“冲冒矢石，枉遭杀戮”的“剃头签军”。

当然，对于金帝国的统治者而言，大量被裹挟的契丹、汉族壮丁只能是扩大战果的有益补充和血腥拉锯的消耗品。在与辽、宋交战的过程中，女真诸部联盟始终维持着一支颇为精锐的重装骑兵作为撕裂对手防线的矛尖。公元1140年的顺昌前线，一个名为杨汝翼的南宋随军文人曾如此记述他所目睹的女真重装骑兵：“甲兵铁骑，阵列行布，屹若山壁”，而其中最为精锐的莫过于被南宋军民称为“四太子”的完颜宗弼的近卫牙军。这支由三千名“皆重铠全装”的骑兵所组成的部队，据说在金帝国内部被称为“铁浮图”和“挖叉千户”。



南宋画家笔下的女真重甲骑兵：铁浮图

借助传统评书《说岳传》的口口相传，至清康熙、乾隆年间，“铁浮图”和金帝国部署在战场两翼的“拐子马”已经成为女真铁骑家喻户晓的代名词。不过由于其艺术形象与现实差异太大，甚至连乾隆皇帝都要出面“辟谣”。但世人或许无法想象，日后在战场上能够轻易投入数千重甲骑兵的女真人，早年曾为了获得一套铠甲而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根据《金史》的记载，由于冶炼技术方面的匮乏，被归入“生女真”的完颜部曾长期为缺铁所困扰。直到完颜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出任部落酋长，才将收购铠甲、兵器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来抓：“邻国有以甲冑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或许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辛酸的过往，金帝国对铠甲数量和质量上的追求呈现几近病态的程度。在攻城战中甚至出现了“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的超级重甲步兵，堪称“人肉铁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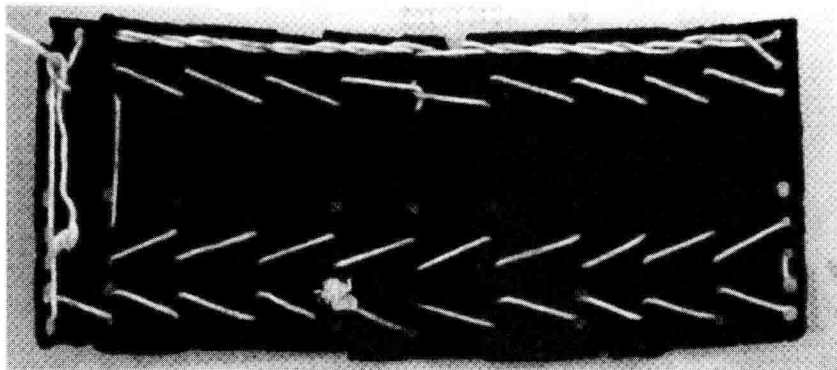
以披坚执锐的精甲铁骑为突击力量，续而投入“汉

儿签军”等廉价炮灰来扩大战果或相持拉锯。女真族的战术一度令辽、宋两国军队很不适应，投身于西夏战争的宋军名将吴玠便曾感叹说：“玠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

面对“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的无奈现实，吴玠等宋军将领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利用“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的优势，通过配备大量远程投射兵器防御阻击对手，随后再“出锐卒更迭挠之”，达到“以沮其坚忍之势”迫使对手主动撤退的目的。应该说在吴玠、吴玠两兄弟所活跃的川陕战线之上，这一方法还是屡试不爽的。虽然一味地被动防御，显然是无法收复中原失地的，但较之与女真军队展开野战的风险，吴玠的这种相对稳妥战略还是为宋军上下所效仿。毕竟并非每一支宋军都有岳飞所部那般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而即便是岳飞为后世所推崇的郾城、颍昌两役，宋军也胜的极其凶险。

在大半国土均为战火所侵蚀的情况下，事实上宋、金双方均无力维持对攻的战争态势。因此从公元1135年开始，两国高层试探性展开外交接触，史称“绍兴和议”。

出土的金代甲片实物



客观地说和谈的橄榄枝虽然最初由南宋政府投递而出，但金帝国方面以完颜宗磐、完颜昌、完颜宗隽为首的“主和派”给出的回应也相当的积极。只经过不到一年的磋商，金帝国便单方面决定废黜其作为中原代理人的伪齐皇帝刘豫，将黄河以南的所有占领区移交给南宋政府。而南宋政府所要付出的不过是“许每岁银、绢五十万”的经济补偿和同意成为金帝国“臣属”的政治姿态而已。仅从双方得失来看，南宋政府无疑是这一阶段和谈的受益方。

金帝国“主和派”之所以如此急于结束与南宋的战争状态，除了需要暂缓攻伐、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的考量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以部落联盟进化而来的金帝国，在建立之初还保持着原始部落议会的组织形式——“勃极烈”制度，完颜阿骨打在世之时虽然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将这一制度由相对较庞大的议事会，改组为皇帝主政和少数国相级别的高级核心官员共议国事的内阁制度，但由于“勃极烈”内阁成员多为地位尊崇的完颜宗室成员，不仅位高权重，更往往能以血亲关系干涉国政，甚至左右帝位的传承，成为了女真帝国中央集权进程的一大羁绊。而自完颜阿骨打祖父乌古乃以来，传承制度上的随意和无序更加速了“勃极烈”内阁的混乱和对立。

乌古乃因个人喜好而重用次子劬里鉢，但又没有明确的废长立贤，而是让长子劬者与其同邸办公。因此其劬者一脉长期在完颜部中占据相当的“股份”，其子撒改在完颜阿骨打的“勃极烈”内阁担任相当于首相的“国论勃极烈”之职。阿骨打如此倚重撒改这位堂兄倒不是缘于对劬者当年无缘继承酋长之位的亏欠。而是因为劬者一脉拥有着完颜部近半数领地的控制权，且撒改本人在女真部落联盟中颇有人望。《金史》记载他“敦厚多智，长于用人”。因此“自始为国相，能驯服诸部，讼狱得其情”。正是由于撒改本人在女真诸部中的人脉，其子完颜宗翰在辽灭亡宋的战争中迅速崛起，在其父死后也跻身“勃极烈”内阁。

劬者一脉在“勃极烈”内阁中的表现只是完颜宗室广泛参政的一个缩影。而在强大宗室力量的面前，即便是阿骨打这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得不遵循女真传统兄终弟及的惯例，在自己有十五个儿子且多成年的情况下，将帝位传给了弟弟吴乞买。而作为金帝国从部落政治向中原皇朝转型期的掌舵者，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在文治武功方面均颇有建树，但在帝

位传承的问题上却同样处处受制。

公元1130年，金帝国“皇太弟”完颜斜也病逝。作为劬里鉢一脉中年齡最小的嫡子，斜也的死无疑提前宣告了金帝国兄终弟及制度的结束。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吴乞买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扶植自己的子嗣。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时金帝国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统军于外的完颜宗翰和阿骨打的庶长子完颜宗干手中，吴乞买想要传位自己子孙的想法尚在萌芽阶段便遭到了宗室中劬者系和阿骨打系人马的联手打压。

面对空前的阻力，即便是身为九五至尊的吴乞买也只能选择另辟蹊径，迂回前进。在相当于储君之位的“谄班勃极烈”空置两年之后，吴乞买宣布自己百年之后将传位于阿骨打的嫡长孙——完颜亶，而作为交换条件，吴乞买的长子完颜宗磐被提升为“勃极烈”内阁首相，至此劬者一脉的所谓“国相系”，阿骨打一脉的“太祖系”、吴乞买一脉的“太宗系”在“勃极烈”内阁中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在吴乞买看来自己侄孙完颜亶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自己安置在朝野中的完颜宗磐等“太宗系”人马，退可把持国政，进可取而代之，似乎安枕无忧。但事实证明吴乞买恰恰是在这个少年身上打错了算盘。完颜亶虽然年幼，但很早便拜汉族大儒韩昉为师，即位之前更勤于各类汉文典籍的学习。公元1135年，吴乞买病逝之后，完颜亶随即开始了自己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首先便废除了“勃极烈”内阁制度，代之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制，虽然“太宗系”、“太祖系”和“国相系”的领军人物宗磐、宗干和宗翰分列三师，依旧位高权重，但在汉化政府系统之中严格的君臣之分与昔日“勃极烈”内阁却判若云泥。同时“三师”也不再肩负对外的军事职能，长期以都元帅之名开府于河北的完颜宗翰首先遭到冲击，在被调入中枢之后，其安置于前线的心腹将领被迅速替换，至此历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国相系”势力趋于瓦解。

完颜宗磐推动“金宋和议”的时间基本与完颜亶的“天眷新制”改革重合。显然这位据说个性“豪猾难驭”的先帝之子不愿坐以待毙，他随即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反击。站在完颜宗磐的角度来看，“金宋和议”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不仅可以在朝堂之上打击主战的“太祖系”领军人

物完颜宗干，更可以仿照对付完颜宗翰的先例，将“太祖系”在外领军的阿骨打第四子完颜宗弼召回中枢解除兵权。

可惜的是完颜宗磐虽然在朝堂廷议中驳倒了完颜宗干，但却抵挡不住完颜宗弼从前线带回的快刀。公元1139年，完颜宗弼发动武装政变，将完颜宗磐等“太宗系”骨干悉数诛杀。这一场血腥的政治清洗，不仅极大地推迟了金、宋两国已经开启的和平谈判，更撕裂了自乌古乃执政以来完颜宗室内部暧昧温情的面纱，据说在诛杀长期与之并肩作战的叔叔完颜挾懒之时，挾懒曾对完颜宗弼说：“我之死，祸必及汝”。这句诅咒虽然没有在完颜宗弼的身上应验，但却最终几乎吞噬了整个金帝国“太祖系”人马。

公元1148年，独掌军政大权长达9年的完颜宗弼因病去世。他的死随即打响了金帝国新一轮高层权力斗争的发令枪。仅仅一年之后，完颜宗干之子完颜亮便刺杀完颜亶，自立为帝，史称“皇统政变”。如果单单从《金史》的相关记载来看，完颜亶和完颜亮这对堂兄弟可谓是“两个昏君、一双神经病”，但抛开那些宫闱八卦来看，事实上完颜亶和完颜亮只是在面对同样的政治难题时，给出了不同的错误答案而已。

自公元1141年最终与南宋政府达成“和议”以来，金帝国的版图逐渐趋于固化。但庞大的完颜宗室却没有停止生育。在越来越多勋贵帝胄挤入朝堂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便成为身为皇帝的完颜亶和完颜亮无法绕过的课题。性格相对儒雅的完颜亶采取的方法是“敬礼宗室”，即便在诛杀完颜宗磐等人之后，仍厚待残余的太宗诸子，试图重建“太祖系”与“太宗系”的政治平衡。但在大宝之位的诱惑下，区区小恩小惠无法获得真正的效忠。在自己宠爱的长子济安死后，性情大变的完颜亶开始屠戮宗室，但他的做法往往是趁醉杀人，远非完颜亮执政期间那般系统的政治清洗。

靠武装政变起家的完颜亮，自知得位不正。因此比完颜亶更为忌惮宗室的力量。客观地说，完颜亮的文韬武略在金帝国历代统治者中即便谈不上出类拔萃，但也当在中上之列。他身后的骂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屠戮宗室重臣，大举扩充后宫以及强行推动征宋。而从完颜亮发动政治清洗的历次顺序来看，其主要针对的还是朝中势力颇为强大的太宗诸子、“国相系”完颜宗翰子孙及曾有机会问鼎的完颜斜也子孙，而完